



农村演唱

第五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



农村演唱

第五集

目 录

海防女民兵 (二人轉)	刘英男 (2)
背簍上山 (唱詞)	赵連甲 (7)
一把推子 (二人轉)	佟 疇 (12)
哥俩应征 (相声)	紀 元 (15)
練練練 (朗誦詩)	徐凤祥 (21)
毛主席您老千万到咱家 (秧歌帽)	刘克剛 (24)
咱们的队长 (秧歌帽)	于廷仕 (25)
歌唱紅花 (秧歌帽)	宋一平 (26)
故事員 (二人轉小帽)	隆 生 (27)
一对缸 (对口詞)	乔书田 (28)

小
段
集
錦

創作与表演

二人轉艺术要彻底革命化.....張斐軍 (31)

歌
曲

干革命靠的是毛澤东思想 (郭文詞)	王双印曲 (39)
共青团員之歌 (希揚詞)	李煥之曲 (40)
越走越亮堂	王书怀、秀田、郭頌詞曲 (42)



海防女民兵

(二人转)

刘 英 男

女：晚霞似火映海洋，

男：浪涛滚滚闪金光，

女：微风轻送海螺响，

男：一片欢笑歌声扬，

女：条条渔船都收网，

男：点点白帆扯成行，

女：远望海面美如画，

男：船船归来鱼满舱。

女：海边上走来人两个，

一前一后两个姑娘。

男：李玉兰就在头前走，

女：后边跟着刘凤香。

男：李玉兰民兵连里当班长，

肩膀上不离那杆五尺枪。

几次比武都优秀，

生产好来武艺也高强。

女：刘凤香和她不一样，

好比个小学生初次进学堂。

几次比武上靶场，

几次打靶几次慌。

男：过几天民兵连里又要比武，

女：刘凤香急的没有主张。

男：李玉兰看出凤香心中事，
忙和凤香先搭腔。

(白) “凤香啊。”

女：(白) “啊？”

男：“过几天民兵连又要比武，

这回你还慌不慌？

要不慌先得怎么样？

你自己可要想个好主张。”

女：“李姐呀，我有话想对你

言講，

希望你能把我幫。

今晚上你幫我海邊來練
武，

趁着十五好月光。

我下定決心練到底，

有了那硬工夫才能保國
防。”

男：“鳳香妹你的想法對，

我情願幫你來練槍。

今夜晚咱倆都到海邊上，

可有件事你得問你娘。

大娘她疼你誰不知道，

干活時她都怕你弄脏花衣
裳。

今幾個出海打魚已經够
累，

她哪能同意你半夜三更來
練槍！”

女：“李姐你只管把寬心放，

俺的娘一定支持我鳳香，

玉兰姐你在海邊把我等，

到時候我定來向你學
槍。”

却不言姐妹倆約定練槍
事，

男：再表表鳳香的媽媽劉大

娘。

劉大娘正在門前站，

兩眼不住的望遠方：

我女兒小鳳香为啥不回

轉，

為娘我等你等的飯菜
涼。

女：劉鳳香高高兴兴往家走，

在門口遇見了我的娘。

（白）“娘！”

男：（白）“鳳香你怎么才回

來？”

女：“娘啊，今天打魚走的遠，

就好像出了大海進了洋。

在那里風大浪也大，

民兵們與風搏鬥很頑強。

真好比解放軍上了戰場，

打的魚好比俘虜艙內
裝。”

男：“別說啦，今天打魚一定

累够噲，

你吃完飯給我好好躺床
上。”

女：媽媽她叫我快休息，

我不能把事情弄得太僵。

鳳香我今晚要不去，

玉兰姐一定等我急的慌。

我干脆和媽媽撒个謊，
想个办法走出房。

“娘啊，有人在海边把我
等，

我不去人家一定急的
慌。”

男：“我听听誰在海边把你
等，

你把他請到家里又何妨。
咱們家沒有仁大与俩小，
这屋里也很寬敞又亮
堂。”

女：“海边上沒有人来往，
媽，那地方，那地方……”

男：（白）“那地方怎么的？”

女：“那地方靜悄悄地最相
当。”

男：女儿她吞吞吐吐把話
講，

老婆我心里醒了腔。
凤香她今年二十五，
到如今还没有找个对象。
我三番五次把她劝，
她倒說女儿出嫁不用忙。
今夜晚她和人家已約妥，
不用說一定是好事一桩。
当媽的也不能包办代替，

孩子事应当自己想主張。
是好事媽媽我支持你去，
快走吧省得人家急的
慌。

女：一听媽媽叫我去，
这可乐坏了小凤香，
三步并做两步走，
两步当做三步量。

凤香来到海边上，

男：李玉兰交过来五尺枪：

“凤香啊，射击的要領你
可不能忘，

三点成一綫击发要穩当。
一条一条記心上，
枪口对准美国狼。”

女：刘凤香緊張練武汗直淌，

男：李玉兰心热不覺夜风凉。

女：却不說两个人緊張練武，

男：再說說海边来了刘大娘。
刘大娘躺在炕上难入睡，
女儿的亲事挂心腸，
也不知女儿搞个啥对象，
今夜晚我何不也把女婿
相。

刘大娘高高兴兴往前走，
見俩人正在海边面朝海
洋。

是怎么一会站着一会坐，
一会儿躺着象放枪。

細一瞧哪是女儿搞对象，
原来是两个姑娘在練枪。
指揮的好象玉兰李班长，
拿枪的正是我的小凤香。
我知道了，准是凤香和我
撒的谎，

怕的我不叫她出門来練
枪。

大娘我暗把女儿来夸奖，
气只气你不該糊弄你的
娘。

我今晚要看她練的怎么
样，

試試她遇事慌不慌。

刘大娘拿块石子扔在沙滩
上，

女：李玉兰听見响注意提防。
凤香你听沒听見石子响？
一定有人在暗中藏。

咱們俩到各处搜查一遍：
“什么人？举起手来快投
降！”

男：“我举手你們千万别把枪
放，

玉兰啊，我是你的刘大

娘。”

女：刘凤香一見媽媽到，
“娘啊，你和我們捉的啥
迷藏？”

男：“我要問你和我撒的什么
谎，

在家时和我装的什么腔。
我当你到海边上搞对象，
原来你是来練枪。”

女：“过几天民兵又开比武
会，

玉兰姐今晚帮了我的忙。
这一回我再打不好，
可对不起解放軍教咱的一
片好心腸。”

男：听說女儿要比武，
不由我夸了一句小凤香。

“这才叫人长志气也长，
你真是媽的一个好姑娘。
过去我总認為你沒志向，
女儿家怎能站崗放哨保国
防。

我曾想，女人怎和男人
比，

姑娘家到底是姑娘。
你若是个男孩子，
我早就送你服役把兵当。

你爸爸当年把鬼子打，
誰不夸‘神枪大王’刘德
昌。

你要有恒繼父志，
我哪能拦你来練枪。
你打靶要能得优秀，
我的臉上也沾光。”

女：“媽呀請你把心放，
这次比武不能再心慌。
我定要勤學苦練到底，
枪枪过硬打在靶中央。”

男：“練枪还得先練思想，
也不是单单为我去爭光。
毛主席号召全民皆兵保祖
国，
姑娘家更該爱武装。
生产好来武艺也过硬，
武艺好来思想更要强。
当民兵要懂得为誰去站
崗，

站崗时要懂得怎样把敌
防。

老一輩为革命流血流汗，
青年人更要握好这杆
枪。”

女：凤香說：“多亏媽媽来指
教。”

男：玉兰說：“我也要感謝刘
大娘。”

女：今夜晚練了枪又練思想，

男：思想好来武艺才能强。

合：十五的月亮圓又亮，
姐妹二人忙練枪。
練好武艺保祖国，
时刻警惕美国狼。
敌人胆敢来挑衅，
一定把它消灭光！

（根据山东琴书《姑娘的心愿》部分情
节移植）

（上接14頁）

員，
我情願給你們燒水扫地、
忙里忙外打零工。”

男：一句話逗的老馮哈哈笑，

合：笑声清脆震夜空，
一把推子傳佳話，
社員們都夸队长一心为
公。



背簍上山

(唱 詞)

趙 連 甲

青峰岭上松柏稠，
青峰岭下水长流。
山道崎岖难行走，
坡陡路滑净石头。
半山腰走着一男和一女，
越过一岗又一沟。
女的不过十八、九，
男的三十出了头。
身后都背着荆条簍，
沉甸甸来颤悠悠。
那男的满面轻松脚有劲，
崎岖的山路他走得那么熟。
那女的心事重重紧追赶，
脚下不住打毗溜。
背后的簍儿左一摇右一摆，
累的她气喘吁吁汗水流。
男的是供销社主任王纯厚，

那姑娘是新来的店员叫刘月秋。

他们在白云山区的供销社，
白云山九岔十八沟。
大汽车只能通到生产大队，
再往里走山路崎岖，还没把那
公路修。

供销社为了把货物送到农民
手，

因此才时常背簍串山沟。
今天又背簍送货到山后，
王主任一边走不住偷眼看小
刘。

心里想：初中毕业的学生不容
易！

看这劲儿有点决心，是硬骨头。
刚刚来到我们社，

第一次背簍串山沟。
坡陡路滑实在难走，
再加上火一般的太阳晒的行人
汗水流。

她不声不响不喊累，
真是个好有出息的好丫头。
我有心劝她歇歇又难开口，
要强的姑娘爱害羞。
我身上的货物再重也得慢点
走，
保证她能跟上就等于鼓励她加
油。

王主任走的虽慢月秋还是很吃
力，

越跟不上她心里越别扭。
月秋想：主任他背的是镰刀、
锄板、锹和镐，

我背的竹皮暖瓶、乒乓球。
他背的分量比我重几倍，
看得出，他故意等我慢悠悠。
今天是考验我的第一道关口，
我必须咬紧牙关暗加油！
刘月秋想罢加劲儿往前赶，
可就是脚不听使，越走越慢越
耽误。

这时候王主任说声：“歇会儿
再走！”

休息休息我装袋烟抽。”

小刘她弯腰放下簍，
偷偷的直把肩膀揉。

主任说：“小刘同志！累不
累？”

“啊？不，不！”她喘吁吁的
摇摇头。

主任说：“什么？不累怎么会
一劲儿喘？”

又为啥满脸汗水往下流？”

小刘说：“出汗是越走越高离
着太阳近；

山上的气压低嘛，喘气自然不
匀溜。”

哈哈……王主任听罢忍不住
笑：

“这姑娘，好硬的口，逞刚强
来找理由。”

小刘说：“第一天背簍上山难
免有点累，

可是不锻炼怎能适应工作要
求。

听人说您十几年来就这样走，
风里雨里度春秋。

有什么窍门、秘诀希望您能多
传授，

我愿意拜师傅请您把徒弟收。”

王主任聞听摆摆手，

搥了搥烟鍋兒裝進了布兜：

“好姑娘！什麼竅門、秘訣全都沒有，

就一條，只有靠鍛煉久練久熟。”

“主任：您從什麼時候鍛煉起？”

“咳！提這事儿真能說上幾天几宿：

旧社会家里旁的叮当响，

耗子餓的啃磚頭。

我十岁那年就背上这样囊，

为了养家糊口去背煤钻山沟。

腰酸腿疼还常挨揍，

到头来，一天还混不上两頓粥。

苦难的生活鍛煉出我这两条腿，

說也怪，不爬爬走走的渾身发僵还别扭！”

小刘說：“那您什么时候念书学的文化？”

看樣子您一直沒离开背簍爬山沟。”

主任說：“书是念过，沒多久，

加一块儿三年不到头。”

“哟！那您怎么对党的政策理解那么透？

对主席著作讀的那么熟？”

主任說：“这不在文化深和淺，

主要靠个人努力与自修。”

(白) “主任：您到底是什麼時候上的学？” “嗯，你今年多大啦？” “十八岁！”

“对！你十八岁出了学校背上簍，

我十八岁那年才放下簍子背上书兜。”

(白) “哟！您怎么那么晚才上学呀？”

“我十八岁那年家乡解放，以前我倒想念书可人家不收。

十八岁上小学古今少有，

可在我家來說还只有我赶上这么个好时候。

全班同学数我个儿大，

集合站队我总是排头。

不懂事的小同学拿我开玩笑，

說我挺大的个子不害羞。

我連連跳級三年讀完六年課，

写信、看报我已经不发愁。

小学毕业我参加了供销社，
又背起篮子串山沟。

我学完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

干起工作来更有劲头。

越学习越感到自己做的还不够，

必须要鼓足干劲再加油！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供销社是城乡桥梁，保证那物
资交流。

为了这山区群众多方便，

我愿意常常背篮串山沟。”

小刘说：“解放前、后您都背
篮，

莫怪您走山路走得那么熟。”

（白）王主任说：“姑娘！

背篮跟背筐可不一样！

旧社会我背的是血和泪，

旧社会我背的是怨和仇。

新社会我背的是幸福和欢乐，

新社会我背的是建设和丰收。

我把党对农民的关怀一筐一筐
背进村口，

我把社员们对党的感激一筐一
筐又背出了山沟。

你说咱这工作多重要，

党的信任，群众的爱戴就是对
咱们最大的报酬！”

刘月秋站起拉住主任手，

激动得泪珠儿在眼圈打转悠：

“主任！您看得深，想得透，
我保证这一辈子跟您背篮串山
沟！”

王主任倾听一摆手：

“不！姑娘你这话说得又不对
头。

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

咱应该争取早日把这篮子丢。

到将来山区面貌大变化，

山沟里也要把盘山道修。

那时候汽车可以在半山腰跑，

自行车可以飞跑串山沟。

不过现在还得靠咱这个篮，

幸福的大厦要靠我们双手修。”

（白）“咱走吧！”（和蔼
地）

（白）“走！”（高兴地）

刘月秋浑身是劲儿背起篮，

这回她大步如飞走到了前头。

越过高山进了村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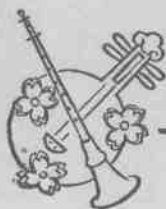
恰巧社员正午休。

一霎时把主任、小刘围个风雨

不透，
这个拉来那个揪。
这个說：“主任！这有水你先
擦把臉，
这壺茶不凉不热正好对口掬！”
那个說：“上次你給我带来的
烟料，
現在你尝尝这叶子有多么好
抽！”
这个說：“卖完貨你們可不能
走，
俺家早給你們熬好小米綠豆
粥。”
那个說：“感謝王主任上月带
来的‘六六六’，
要不然虫灾成禍咱今年准得歉
收。”
这个說：“王主任怎么对咱生
产、生活想得那么周到？”
那个說：“咳！人家工作善于
、調查研究！”
刘月秋一旁越看越受感动，
就好象有一股暖泉胸中流。
主任說：“乡亲们，咱还是先
卖貨吧！
請大家多提批評和要求。
給！这是馬大爷的鋤、小于要

的鎬，
还有刘二孀的紡車軸。
孙光爷爷的一瓶白干酒，
小二丫的扎辮几綢。
大虎！你要的鐮刀我給开了口，
你使着哪不順手送回来我再
修！”
一手递、一手接，一陣欢笑，
齐声說：“王主任可是咱們社
員的好參謀！”
这时候有一位老大娘說了話：
“王主任！你是不是忘了我們
的小鉄牛？”
王主任含笑搖頭說：“沒有！
小刘同志！快給王大娘的孙子
拿乒乓球！”
王大娘見月秋面生上下眼，
主任說：“大娘！这是咱新来
的同志刘月秋。
初中毕业能写会算，
志願落戶到咱山沟。”
老大娘上前拉住月秋手：
“好！好！瞧这姑娘长得多么
順溜！
願来爬山为我們送貨背簍，
是个有出息的好丫头！”

(下轉23頁)



一把推子

(二人转)

佟 疇

女：柳枝搖搖蕩晚風，

男：秋雨綿綿落不停，

女：清晨下到黃昏後，

男：山村一片霧蒙蒙。

女：馮大嫂做好菜和飯，

走進里屋扭着電燈。

正叨咕小宏他爹還沒回轉，

男：走進來她丈夫、生產隊長馮貴亭。

女：馮大嫂見他渾身都濕透，

忙找件干衣服往炕上扔：

“宏他爹，你快把衣服換身上，

凍病了又得耽誤工。

下雨天別人在家把零活干，

你偏要給隊里去辦事情。

臨走時我叫你順便把雞蛋賣，

回來時給我扯一塊做鞋面的黑大絨。

不知你買到沒買到？”

男：老馮說：“你要的東西我沒買成。

我今天買來一宗寶，

你猜猜這東西叫什麼名？”

女：馮大嫂一聽心奇怪，

忙上前扯開衣襟看分明。

從兜里抽出一個小匣子，

打開看是一把剪頭推子亮晶晶。

“你買這玩藝兒有什麼用？

咱們家也不開剃頭棚！

有錢買了個閑家物，

這可叫我想不通。

咱們家也沒有三男和四女，

只有那小宏一个小學生。

他一月就剪一回發，

三角錢算什麼大事情！”

男：“宏他媽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聽我對你來說清。

我是想隊里头男勞動力几十个，

哪個月都因剪頭耽誤工。

眼下秋收農活緊，

出門剪頭不相应。

買推子是为社員找方便，

又为隊秋忙時期確保收成。

在部隊我常給同志把頭剪，

這手藝不能白白扔。

今後我抽空給社員來理發，

把部隊優良作风好好繼承。”

女：馮大嫂一聽把頭點：

“你真是助人為樂學雷鋒！”

男：夫妻二人正講話，

女：打門外走進來社員李玉明：

“隊長，我的頭髮長成荒草，

明天晴天我得剪頭進趟城。”

男：馮隊長說：“你還有沒有旁的事？”

女：玉明說：“沒有什麼別的事情。”

男：馮隊長說：“有貨不愁主，

我今天才把推子買回家中。

你登門前來把頭剪，

看起來咱這生意还挺興隆！”

女：李玉明連說：“好好好，再剪頭不用跑腿耽誤工。隊長你啥時學的這手藝？我怎么一點不知情。”

男：“我的師傅是連長，他理發的手藝很出名。在部隊他常給我把頭剪，到後來我也把這手藝學成。”

女：李玉明聽到這裡坐在凳

上，

男：馮隊長手拿推子，刷刷刷
給他剪髮快如風。

不多時把頭剪完要刮臉，
沒有胰子刮不成。

女：馮大嫂忙說：“我这有。”
从柜里找块胰子香味濃。

男：馮隊長接過香皂就使用，
刮完臉忙把鏡子舉在空：
“玉明你前後好好照一
照，

哪一點兒不滿意咱再返
工。”

女：李玉明連說：“好好好，
隊長的手藝實在精。”
說完話掏出三角整，

男：馮隊長擺手叫：“玉明，
我剪頭是為了大家方便，
可不是開的剃頭棚。”

女：“剪頭不用把腿跑，
我就感激在心中。
你貼上工夫、搭上工具和
香皂，
不收錢讓人難為情。”

男：馮隊長說：“這點小事我
該做，
生產隊本是社員大家庭。

為了生產搞的好，
為了社員少誤工，
我願意常給大家來理髮，
你叫我收錢萬不能！”

女：李玉明只好把錢收起，
叫了聲隊長把話明：
“隊長你這把推子買的好，
剪頭再不用進縣城。
方便社員又省勞動力，
推動生產作用不輕。
咱們隊的男勞動力，
老少能有五十多名。
你一個人怎能打開，
收我個徒弟行不行？
咱來個自力更生勤儉辦
事，
訂一個包教保學師徒合
同。”

男：馮隊長忙說：“好主意，
我保證把這任務早完成。”

女：李玉明也把決心下：
“我保證勤學苦練基本
功！”

男：師徒二人雙雙握手，

女：馮大嫂一見喜心中：
“你們倆甘當義務理髮

(下轉6頁)



哥俩应征

(相 声)

紀 元

甲：你看我是干什么的？

乙：你是一个相声演員。

甲：我不但是个相声演員，而且还是一个兵。

乙：你还是个兵？

甲：对啦。

乙：你是个什么兵啊？

甲：你猜猜。

乙：炮兵？

甲：我不会放炮。

乙：騎兵？

甲：我没騎过馬。

乙：那，你是汽車兵？

甲：你說那汽車呀——

乙：你能开？

甲：我能坐。

乙：廢話！我还能坐哪。干脆你說吧，你是个什么兵？

甲：我呀，是个民兵。

乙：民兵啊！

甲：啊！看你这意思，是有点瞧不起我这民兵？

乙：沒有！別扣帽子。

甲：那你剛才怎么那个味的？

（学乙）“民兵啊！”民兵怎么的？

乙：你瞪什么眼睛啊！剛才我的意思是說，民兵跟正規部队——解放軍不一样。

甲：哪点儿不一样？

乙：解放軍有組織。

甲：民兵也有組織。

乙：解放軍有紀律。

甲：民兵也有紀律。

乙：解放軍有任務。

甲：民兵也有任務。

乙：解放軍有軍裝。

甲：民兵也——

乙：民兵也有軍裝？

甲：沒有軍裝。

乙：這就不一樣了吧？

甲：你別看沒有軍裝，可是在我國歷次革命戰爭中，民兵都發揮了巨大作用。在今天它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有力助手和強大的後備力量。

乙：是啊！

甲：我問問你，在歷次戰鬥中當嚮導，送情報的，有沒有民兵？

乙：有民兵。

甲：抬擔架，救傷員的有沒有民兵？

乙：有民兵。

甲：修工事，運彈藥的有沒有民兵？

乙：有民兵。

甲：打伏擊，埋地雷的有沒有

民兵？

乙：有民兵。

甲：保邊防，歼敵特的有沒有民兵？

乙：有民兵。

甲：解放軍指戰員里有沒有民兵。

乙：有民兵——嗯，沒有。好傢伙，差點兒沒叫你蒙過去。告訴你，解放軍里沒有民兵，人家正規部隊還組織民兵干嗎呀！

甲：誰問你民兵組織啦？我問的是解放軍里有沒有民兵？

乙：這解放軍里，沒有啊。

甲：誰說沒有？

乙：那有。

甲：哪兒哪？

乙：我哪兒知道啊！干脆！還是你說吧。

甲：解放軍里有民兵。

乙：我怎么沒見着過？

甲：不信你去打听打听，解放軍里有不少的同志都是先當民兵，而後參軍的。

乙：噢，這麼個民兵啊！